

證治準繩式



諸氣門

諸氣

諸氣

痞
疝

水腫

積聚

咳嗽
肺痿
肺癰

短氣

鬱

水脹
總論

脹滿
腸胃
石瘕

痰飲

喘咳

少氣

治準繩第二冊

金壇王肯堂輯

諸氣

經云諸痛皆因於氣百病皆生於氣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
恐則氣下寒則氣收熱則氣泄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九氣
不同也 按子和云天地之氣常則安變則病而况人稟天地之氣
五運迭侵於外七情交戰於中是以聖人嗇氣如持至寶庸人役物
而反傷太和此軒岐所以論諸痛皆因於氣百病皆生於氣遂有九
氣不同之說氣本一也因所觸而爲九怒喜悲恐寒熱驚思勞也蓋
怒氣逆甚則嘔血及餐泄故氣逆上矣怒則陽氣逆上而肝木乘脾
故甚嘔血及餐泄也喜則氣和志達榮衛通利故氣緩矣悲則心系
急肺布葉舉而上焦不通榮衛不散熱氣在中故氣消矣恐則精却
却則上焦閉閉則氣逆逆則下焦脹故氣不行矣寒則腠理閉氣不

行故氣收矣熱則腠理開榮衛通汗大泄故氣泄矣賢與心無所倚
神無所歸慮無所定故氣亂矣勞則喘息汗出內外皆越故氣耗矣
思則心有所存神有所歸正氣留而不行故氣結矣嘗考其爲病之
詳變化多端如怒氣所至爲嘔血爲餐泄爲煎厥爲薄厥爲陽厥爲
胸滿脇痛食則氣逆而不下爲喘渴煩心爲消癰爲肥氣爲目暴盲
耳暴閉筋緩發於外爲癰疽喜氣所至爲笑不休爲毛革焦爲內病
爲陽氣不收甚則爲狂悲氣所至爲陰縮爲筋攣爲肌痺爲脉痿男
爲數洩血女爲血崩爲酸鼻辛頰爲目昏爲少氣不能報息爲泣則
臂麻恐氣所至爲破胭脫肉爲骨痠痿厥爲暴下綠水爲面熱膚急
爲陰痿爲懼而脫頤驚氣所至爲潮涎爲目瞤爲口吐爲癡瘡爲不
省人爲僵仆久則爲瘖痺勞氣所至爲喘噎病爲喘促爲嗽血爲腰
痛骨痠爲肺鳴爲高骨壞爲陰痿爲唾血爲耳目視爲耳閉男爲少
精女爲不月衰甚則潰潰乎若壞都汨汨乎不可止思氣所至爲不

眠爲瞽卧爲昏瞶爲中痞三焦閉塞爲咽噎不利爲噎嘔嘔苦爲筋

痿爲白淫爲得後與氣快然如衰爲不嗜食寒氣所至爲上下所出

水液澄徹清冷下利清白云熱氣所至爲喘嘔吐酸暴注下迫云

竊又稽之內經治法但以五行相勝之理互相爲治如怒傷肝肝

屬木怒則氣并於肝而脾土受邪木太過則肝亦自病喜傷心火屬

火喜則氣并於心而肺金受邪火太過則心亦自病悲傷肺肺屬金

悲則氣并於肺而肝木受邪金太過則肺亦自病恐傷腎腎屬水恐

則氣并於腎而心火受邪水太過則腎亦自病思傷脾脾屬土思則

氣并於脾而腎水受邪土太過則脾亦自病寒傷形形屬陰寒受熱

則陽受病寒太過則陰亦自病熱傷氣氣屬陽熱勝寒則陰受病熱

太過則陽亦自病凡此數者更相爲治故悲可以治怒以愴惻苦楚

之言感之喜可以治悲以謹浪褻狎之言娛之恐可以治喜以迫遽

死亡之言怖之怒可以治思以汚辱欺罔之言觸之思可治恐以

慮彼志此之言奪之凡此五者必詭詐譎怪無所不至然後可以動人耳目易人視聽若胸中無才器之人亦不敢用此法也熱可以治寒寒可以治熱逸可以治勞習可以治驚經曰驚者平之夫驚以其忽然而遇之也使習見習聞則不驚矣如丹溪先生治一女子許婚後夫經商二年不歸因不食困卧如癡他無所病但向裏牀坐此思想氣結也藥難獨治得喜可解不然令其怒脾主思過思則脾氣結而木氣升發而衝開脾氣矣因激之大怒而哭至三時許令解之與藥一貼即求食矣然其病雖愈必得喜方已乃給以夫回既而果然病不舉又如子和治一婦人久思而不眠令觸其怒婦果怒是夕困眠捷于影響惟勞而氣耗恐而氣奪者為難治喜者少病百脉舒和故也又聞莊先生治喜勞之極而病者莊切其脉為之失聲伴曰吾取藥去數日更不來病者悲泣後即愈矣素問曰懼勝喜可謂得玄關者也凡此之類內經自有治法庸工廢而不行亦已久矣幸河間子和丹溪數先

生出而其理始明後之學者宜知所從事 丹溪云冷氣滯氣逆氣

皆是肺受火邪氣得炎上之化有升無降熏蒸清道甚而轉成劇病

局方類用辛香燥熱之劑以火濟火咎將誰執 氣無補法世俗之

言也以其為病痞悶壅塞似難于補不思正氣虛者不能運行邪滯

者而不出所以為病經曰壯者氣行則愈怯者著而成病苟或氣怯

不用補法氣何由行 氣屬陽無寒之理上升之氣覺惡寒者亢則

害承乃制也 氣有餘便是火冷生氣者高陽生之謬言也白覺冷

氣自下而上者非真冷也蓋上升之氣自肝而出中挾相火自下而

上其熱為甚火極似水陽亢陰微也按河間論氣為陽而主輕微諸

氣亂而病熱矣又云五志過極皆為火也而其治法獨得言外之意

凡見喜怒哀思之証皆以平心火為主至于勞者傷于動動便屬

陽驚者駭于心心便屬火二者必以平心 氣鬱用香附蒼朮撫芎

火為主俗醫不達此者遂有寒涼之謬 調氣用木香然味辛氣能上升如氣鬱而不達固宜用之若陰火衝

上而用之則反助火邪矣故必用黃柏知母而少用木香佐之 氣

從左邊起者肝火也

氣刺痛皆屬火當降火藥中加枳殼

破滯

氣用枳殼枳殼能損至高之氣二三服即止恐傷真氣氣實者可服

實熱在內相火上衝有如氣滯用知母黃柏芩連 陰虛氣滯用

四物以補血 因事氣鬱不舒伸而痛者木香調達之 憂而痰氣

香附五錢瓜蒌一兩貝母山查各三錢半夏一兩 稟受素壯而氣

刺痛用枳殼烏藥 因死血而痛者桃仁紅花歸頭 解五藏結氣

益少陰經血用梔子炒黑為末入湯同煎飲之甚效 河間云婦人

性執故氣疾為病多宜正氣天香湯先導之戴復菴云七氣致方論最

詳喜怒憂思悲恐驚謂之七氣有痰在咽喉間如綿絮相似咯不出

咽不下並宜四七湯未効進丁沈透膈湯內有熱者不宜審知是思慮過度

宜四七湯去茯苓加半夏人參菖蒲審知是盛怒成疾面色青黃或

兩脇脹滿宜調氣散或四七湯加枳殼木香各半錢因驚恐得疾心

下怔忡者見驚悸門 脉滑者多血少氣澀者少血多氣大者血氣

俱多小者血氣俱少下手脉沉便知是氣其或沉滑氣兼痰飲 脉
弦軟或虛大虛滑微弱飲食不節勞傷過度精神倦怠四肢困乏法
當補益補中益氣湯調中益氣湯十全大補湯夏月清暑益氣湯四
君四物之類加減 脉結澀或沉弦急疾收斂四肢腹脇腰膝間牽
引疼痛不能轉側皆由七情鬱滯跽閃傷損謹察病原隨證疎導三
因七氣湯流氣飲子大七氣湯蘇子降氣湯化氣散四磨湯大玄胡
湯選用 脉沉滑氣兼痰飲者二陳湯桔梗半夏湯四七湯枳殼烏
藥紫蘇大腹皮桑白皮之類隨證加減

鬱

六元正紀大論曰木鬱達之火鬱發之土鬱奪之金鬱泄之水鬱折
之然調其氣過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謂瀉之 王安道曰木鬱達之
五句治鬱之法也調其氣一句治鬱之餘法也過者折之三句調氣
之餘法也夫五法者經雖爲病由五運之鬱所致而立然擴而充之

則未嘗不可也。且凡病之起也，多由乎鬱。鬱者，滯而不通之義。或因所乘而爲鬱，或不因所乘而本氣自鬱，皆鬱也。豈惟五運之變能使然哉？鬱既非五運之變，可拘則達之發之奪之泄之折之之法固可擄焉而充之矣。木鬱達之達者，通暢之也。如肝性急，怒氣逆，眩脇或脹，火時上炎，治以苦寒辛散而不愈者，則用升發之藥，加以厥陰報使而從治之。又如久風入中爲餐泄，及不因外風之入而清氣在下爲餐泄，則以輕揚之劑舉而散之。凡此之類，皆達之之法也。王氏謂吐之令其條達爲木鬱達之，東垣謂食塞胸中食爲坤土，胸爲金位，金主殺伐，與坤土俱在于上而旺于天，金能克木，故肝木發生之氣伏于地下，非木鬱而何？吐去上焦陰土之物，木得舒暢，則鬱結去矣。此木鬱達之也。竊意王氏以吐訓達，此不能使人無疑者，以爲肺金盛而抑制肝木，歟？則瀉肺氣舉肝氣可矣，不必吐也。以爲脾胃濁氣下流而少陽清氣不升，歟？則益胃升陽可也，不必吐也。雖然，木鬱固

有吐之之理今以吐字總該達字則是凡木鬱皆當用吐矣其可乎哉至於東垣所謂食塞肺分爲金與土旺于上而克木又不能使人無疑者夫金之克木五行之常道固不待夫物傷而後能也且爲物所傷豈有反旺之理若曰吐去其物以伸木氣乃是反爲木鬱而施治非爲食傷而施治矣夫食塞胸中而用吐正內經所謂其高者因而越之之義耳恐不勞引木鬱之說以汨之也火鬱發之發者汗之也升舉之也如腠理外閉邪熱怫鬱則解表取汗以散之又如龍火鬱甚于內非苦寒降沈之劑可治則用升浮之藥佐以甘溫順其性而從治之使勢窮則止如東垣升陽散火湯是也凡此之類皆發之之法也土鬱在之奪者攻下也劫而衰之也如邪熱入胃用鹹寒之劑以攻去之又如中滿腹脹濕熱內甚其人壯氣實者則攻下之其或勢盛而不能頓除者則劫奪其勢而使之衰又如濕熱爲痢有非力輕之劑可治者則或攻或劫以致其平凡此之類皆奪之之法也

金鬱泄之泄者滲泄而利小便也疏通其氣也如肺金爲腎水上原
金受火爍其令不行原鬱而滲道閉矣宜肅清金化滋以利之又如
肺氣膈滿胸憑仰息非利肺氣之劑不足以疏通之凡此之類皆泄
之之法也王氏謂滲泄解表利小便爲金鬱泄之夫滲泄利小便固
爲泄金鬱矣其解表二字莫曉其意得非以人之皮毛屬肺其受邪
爲金鬱而解表爲泄之乎竊謂如此則凡筋病便是木鬱肉病便是
土鬱耶此二字未當于理今刪去且解表間于滲泄利小便之中是
滲泄利小便爲二治矣若以滲泄爲滋肺生水以利小便爲直治膀
胱則直治膀胱旣責不在肺何爲金鬱乎是亦不通故子易之曰滲
泄而利小便也水鬱折之折者制禦也伐而挫之也漸殺其勢也如
腫脹之病水氣淫溢而滲道以塞夫水之所不勝者土也今土氣衰
弱不能制之故反受其侮治當實其脾土資其運化俾可以制水而
不敢犯則滲道達而後愈凡病勢旣旺非上法所能遽制則用泄水

之藥以伐而挫之或去苑陳並開鬼門潔淨府三治備舉迭用以漸平之王氏所謂抑之制其衝逆正欲折挫其氾濫之勢也夫實土者守也泄水者攻也兼三治者廣略而決勝也守也攻也廣略也雖俱爲治水之法然不審病者之虛實久近淺深雜焉而妄施治之其不傾踣者寡矣且夫五鬱之病固有法以治之矣然和氣久客正氣必損今和氣雖去正氣豈能遽平哉苟不平調正氣使各安其位復其常于治鬱之餘則猶未足以盡治法之妙故又曰然調其氣苟調之而其氣猶或過而未服則當益其所不勝以制之如木過者當益金金能制木則木斯服矣所不勝者所畏者也故曰過者折之以其畏也夫制物者物之所欲也制于物者物之所不欲也順其欲則喜逆其欲則惡今逆之以所惡故曰所謂瀉之王氏以鹹瀉腎酸瀉肝之類爲說未盡厥旨雖然自調其氣以下蓋經之本旨故予推其義如此若擴充爲應變之用則不必盡然也 丹溪言鬱有六氣血濕熱

痰食也

氣鬱胸脇痛脉沉而瀋宜香附蒼朮撫芎

濕鬱週身走

痛或關節痛遇陰寒則發其脉沉細宜蒼朮川芎白芷茯苓

熱鬱

目腎小便赤其脉沉數宜山梔青黛香附蒼朮撫芎

痰鬱動則喘

寸口脉沉滑宜海石香附南星瓜蒌仁

血鬱四肢無力能食便紅

其脉芤宜桃仁紅花青黛川芎香附

食鬱噎酸腹滿不能食右寸

脉緊盛宜香附蒼朮山查神麴鍼砂

右諸鬱藥春加防風夏加苦

參秋冬加吳茱萸

蒼朮撫芎總解諸鬱

凡鬱皆在中焦以蒼朮

撫芎開提其氣以升之假令食在氣上氣升則食自除矣餘倣此

或問方論分門叙證未嘗有鬱病之名今出六鬱之藥何也曰夫人

氣之變一如天地六淫而分之故鬱者燥淫爲病之別稱也燥乃陽

明秋金之位化經曰金木者生成之終始又曰木氣之下金氣乘之

蓋物之化從于生物之成從于殺造化之道于生殺之氣未始相離

猶權衡之不可輕重也生之重殺之輕則氣殫散而不收殺之重生

之輕則氣斂澀而不通是謂鬱矣鬱有外邪內傷外邪者內經有六氣五運勝克之鬱內應乎人氣而生病者是也用五鬱而治木鬱者達之火鬱者發之水鬱者折之土鬱者奪之金鬱者泄之內傷者入之天真與穀氣併分布五藏名五陽者金木水火土之五氣也各司一藏而金木則統爲生殺之紀綱以其五陽又復相通移五五二十五陽子是一藏一五氣各有生長化收藏之用雖名自爲之用然必歸于肺肺屬金主氣分陰陽其化燥其變斂澀斂澀則傷其分布之政不惟生氣不得升而收氣亦不得降故經曰逆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又曰諸氣怫鬱皆屬于肺此之謂也今觀此集所云鬱病多在中焦及六鬱凡例之藥誠得其要矣中焦者脾胃也水穀之海法天地生萬物體乾健之化具坤靜之德五性備而冲和之氣五藏六府皆稟之以爲主榮衛由穀氣之精悍所化天真亦由穀氣而充大東垣所謂人身之清氣榮氣運氣衛氣春升之氣皆胃氣之別稱

然而諸氣豈盡是胃氣者哉乃因胃氣以資其生故也脾胃居中心肺在上腎肝在下凡有六淫七情勞役妄動上下所屬之藏氣致虛實勝克之變過于中者而中氣則常先是故四藏一有不平則中氣不得其和而先鬱矣更有因飲食失節停積痰飲寒溫不適所脾胃自受所以中焦致鬱之多也今以其藥兼升降而用之者蓋欲升之必先降之而後得以升也欲降之必先升之而後得以降也老氏所謂將欲取之必先與之其蒼朮足陽明藥也氣味雄壯辛烈強胃強脾開發水穀氣其功最大香附陰血中快氣藥也下氣最速一升一降以散其鬱撫芎藭足厥陰直達三焦俾生發之氣上至頭目下抵血海通疎陰陽氣血之使者也然用此不專開中焦而已其胃主行氣于三陽脾主行氣于三陰脾胃既布水穀之氣行縱是三陰三陽各藏府自受其燥金之鬱者亦必因胃氣可得而通矣天真等氣之不達亦必可得而伸矣况蒼朮尤能徑入諸經疎泄陽明之濕通行

斂澀者也觀此六鬱藥之凡例其升降消導皆因內經變而致殆將
於受病未深者設也若或氣耗血衰津液枯竭病已入深寧復令人
守此不從病機大要治法以有者求之無者求之盛者責之虛者責
之必先互勝者哉不然如前條中風傷寒外邪者尚分虛實論治何
乃鬱病屬內傷多者反不分之乎先生之意當不止是集書者不能
備其辭也曰子言鬱乃燥淫之別稱劉河間則又以佛鬱屬熱者何
也曰燥之爲氣有涼有熱而燥者秋風氣至大涼革候肅殺堅勁生
氣不揚草木斂容人物之象一也在人身則腠理閉密中外澀滯氣
液皆不滑澤是以原病式敘諸澀枯涸乾勁皴揭者在燥淫條下從
化何如內經有老少陰少陽熱火下臨肺氣上從白起金用草木青
河間又謂六氣不必一氣獨爲病氣有相兼或風熱勝濕成燥澀者
或肺受火熱致金衰耗津而燥者或火熱亢極兼賊鬼水化反閉塞
而燥者或因寒邪外閉腠理陽氣鬱而成燥其病在外甚亦入內或